俟菴經集

一

檀弓箴誤 下

共二

喪禮外編卷之四

洌水 丁鏞 述

檀弓箴誤 四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孔云立者尊右○箴曰未必然老子云吉事尚左喪事尚右兵亦凶事故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若吉事尚左故信陵君迎侯生其車虛左此以左爲尊也喪凶事也故孔子有姊之喪其拱尚右弔亦凶事故子游擯由左也君在右更詳之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鄭云王姬齊襄公之夫人○箴曰非也魯莊公之爲齊襄公之甥夫人之所知也不知禮者固多小功大功或有錯言者而謂舅母曰外祖母天下無此侗也齊襄公之父曰釐公祿父夷仲年之同母兄釐公祿父亦必娶王姬而爲妻事在春秋之前故於史無徵也

春秋之時禮制已紊服術多門外祖父母又安知無大功者乎同母異父之昆弟尚爲之齊衰焉則外祖母之大功不足驚也鄭麟趾高麗史載禮志爲外祖父母大功高麗未嘗無文疑亦照此文而爲之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孔云喪息浪反○箴曰失位去國者純用喪禮說見前喪亦不可久喪人無以爲寶身喪父死三箇喪字皆當平聲讀

帷殯非古也

孔云朝夕哭時褰徹其帷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朝夕哭不復徹帷○箴曰非也殯不必帷也旣棺矣旣幬矣旣屋而塗矣又何必於帷之故古殯無帷原不帷自敬姜以來著之爲禮喪大記曰塗上帷之雜記曰無柩者不帷明有柩則帷此皆敬姜以後之禮也記者記其始乃鄭以不褰帷爲帷殯則文理不然

邵寶曰帷堂在小斂之前於死者有避惡於生者有別嫌

旣殯則二者皆無故不帷也謂古者不帷殯原若公孫敖之喪聲
己不視帷堂而哭文十五此帷堂也非帷殯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

鄭云且分禱五祀○箴曰非也只復己禱祠也自天子而稱其名非禱天乎招之至三非禱神明乎復於屋上禱於五祀判爲二事不相涉也○古以之禱天故不敢不名今不知此義故尊稱之

拜稽顙哀戚之至

鄭云稽顙者觸地無容問喪云稽顙觸地無容○朱子曰稽首是引首稍久在地稽者稽留之意○箴曰稽留之說本出於周

禮大祝之疏然稽者考也考者叩也稽首者叩首也稽顙者叩顙也叩者觸地也

飯用米貝不忍虛也

孔云喪大記云君沐粱以此差之天子當沐黍是天子飯用黍也○箴曰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鄭云飯玉碎玉以雜米也）鄭註碎玉之說本無經據設如其言飯以黍又不可知也禮緯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戴禮亦云）用黍無文○總之古者有玉食之法洪範曰唯辟玉食周禮天官玉府王齊則共食玉（鄭云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木氣）○左傳僖負羈之妻寘璧於飧以禮重耳古人生時原有此法且珠

貝皆水物（貝者瑇瑁蠙蛤之屬）以其食物之殼也故可以納尸雖非食道亦不嘗不依食以立法也乃溫公書儀用錢三葉則大非禮也

銘明旌也

鄭云盡其道謂重与奠○孔云盡其道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箴曰此註此疏卓然明正足以整後世鄙俚之俗而反先王典雅之法惜乎其無人表章以至埋沒也下文云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自盡者盡其道也（兩盡字相照）又云主人有齊敬之心齊敬者愛敬也（兩敬字相照）古人之書其名置於重而仍以設奠於銘重也不亦昭昭乎有

徵与(　)或曰士喪禮銘重在中庭之南未殯時奠則奠之於尸東奠當腢及至殯也銘置於肂肂殯所也重置於庭朝夕奠云由重南奠設於室中大斂奠以下安在其設奠於銘重也答曰此不知古人祭祀之法者也古人之於祭祀勿勿然致其誠兢兢然致其愼不知神之所饗故備設其物如燔蕭膋類不知神之所在故求之多方不一處禮器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又云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郊特牲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又云主人自致其敬祭之盜如是也銘於肂重於庭而奠

之於室中不亦安乎○銘之文曰某氏某之柩此儼然一神主也置銘於重故曰重主道也徒重不可以爲主道也虞主未成權設銘重之制以錄其神以主其祀此古人之義也故銘重者所以表其柩也木主者所以表其廟也廟也者貌也蓋以魂魄旣離容聲永閟旣斂旣棺不可以識別也爲之銘以表其柩旣虞旣練不可以識別也爲之主以表其廟其義一也○後世銘重之制廢（今之所謂銘旌卽丹旐也）而神帛魂帛之法起神帛魂帛果足以錄其神乎瓊山無禮又刱同心結之法兩臂兩股人形畢具（見丘氏儀節）同心結者男女相悅之表也兩臂兩股者象人爲偶之法也棄先王

赫赫之正禮甘爲鄙俚以戚其旣死之親而可乎○今宜遵此經文遵此註疏爲銘如法（長三尺）爲重如法（只鑿一坎爲銘柎）置諸尸柩之側（參今俗）凡朝夕饋奠皆於此乎設之而魄帛可廢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

鄭云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顯考高祖）也○孔云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又云今死者世世遞遷其重恒在去離顯考埋重及主）○箴曰非也綴重謂虞主旣成猶不埋重重與虞主其事相連（聯綴）也不如周人之作主埋重若相更代也雖然重者枩具也

用於殯宮而上豈有入廟之理堂堂宗廟昭穆儼列而乃取祖考之主聯之於葦席所裹竹篋所繫三尺之木而縣之廟中此何禮也主之爲制有室即帊也有匱今之櫝藏而安之不可慢也敢有縣者乎况傳至五世始解此縣縣解而即埋之則殷主縣而已即主制宐有糸組廟制宐有椸架不知此制見於何書孔氏殯廟之說已知重不可入廟者而重違鄭氏之說乃爲殯廟之縣以殯字申己說以廟字從鄭義謬矣練主即成虞主當埋此時不埋重乎○後世此法變而爲凶門柏歷見晉書禮志轉輾奇怪不可復用儒者一言不愼其禍天下如是矣○蔡謨曰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

葦席置庭中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范堅曰凶門非禮禮有縣重形似凶門○孔琳之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兼以游費實爲民患○張橫渠曰重鬲形制甚陋又設於中庭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

陸佃云葛葛帶也絰仍用麻此卿大夫以下禮陳廷會云家禮不載葬服故臨窆者皆斬衰以莅之其實非也禮曰弁絰葛而葬○徐乾學云注以此爲王侯之禮本無所據○箴曰非也此王侯之禮也今據旣夕禮無弁葛之文主人袒而窆喪服小記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緦○士虞禮曰主人及兄弟如葬服即免也由是觀之士禮之

絻而葚明矣況可以弁葛乎士袒免而葬喪大記曰君將大斂子弁絰世子弁絰者麻弁而環絰也冠不厭而絰用葛故曾子問曰君出疆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既入棺則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不斬衰殯服之用弁絰本是諸侯之禮大斂則殯也殯服既然則葬服之弁絰葛可知也諸侯既然則王禮尢可知也注疏之以此經爲王侯之禮雖若偶中不以大記曾子問爲證故曰偶中其言不可易也陸徐之言不亦謬乎葛則首要皆葛陸云麻經亦大非也

鄭注曰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今按此注爵

然無瑕唯素弁當作麻弁

孔云素弁者素帛爲之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箴曰殯服之用麻弁曾子問既有明文殯服既然則葬服亦當用麻弁

孔云要帶猶用麻○箴曰非也葛則皆葛麻則皆麻孔氏之葛絰麻帶農師之麻絰葛帶皆非也

孔云喪服注大夫以上既虞受服士卒哭受服（大功章）此云天子諸侯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言卒哭者誤也）○箴曰兩說俱無經據然喪服注爲近情○孔叢子云衛司徒文子問服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

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還服麻
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孔云喪服改葬尚服緦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箴曰
非也弁經之衰必皆錫衰乎殯服之麻弁經疏衰曾子問
旣有明文葬亦宜然何疑焉
鄭云踰時哀衰而敬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孔云
大夫並死月四月而葬○箴曰王制曰大夫士三月而殯三
月而葬後儒枉生葛藤謂大夫四月大非也左傳云士踰月
而葬寧當減士之一月不可增大夫一月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

顧湝云此升堂与入室明指至家而言所作謂居處於斯所養謂飲食於斯下云反而亾焉失之矣則知在家非在廟也蓋士喪禮未適殯宮之前入升自西階云云者乃西階卽向所殯處東西面相向而哭踊也初至家哀痛已甚主人卽於向所殯處西階東面位主婦阼階西面位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有哭踊之節賓弔之故送賓而後入哭於殯宮也西階阼階卽殯宮之階也其義甚明問喪云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不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亾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此門與堂与室指家而言更明白顯著卽注疏亦不能強之爲廟也及考

開元政和禮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皆反哭于寢一注疏之說斷不可信也○徐乾學云顧子之言極為有理但於經文遂適殯宮皆知啓位二語終有未合○箴曰問喪之文誠若反哭于殯宮既夕之文明是反哭于廟也以常人俗見則反哭于廟無義也以古聖人之禮則既窆之後體魄永閟神魂靡託孝子之皇皇汲汲者唯在乎合祖以安神反哭于廟者象死者反面于祖考也其行也朝祖其反也于廟其義一也夫然後可以行虞事虞祭祝曰適爾皇祖某甫此古人之精義顧氏不達此義全為流俗之言而健菴謂卓然有識過矣

隱三年夏君氏卒左氏曰聲子也隱公母不赴于諸侯不反

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據此春秋之時或者反哭于殯宮不然諸侯之禮也不然聲子非嫡妻非嫡妻則本當反哭于寢也雖然顧子何不引此文

葬於北方北首

孔云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箴曰小斂以前或當然矣奉尸侇堂之後明亦北首

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鄭云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孔云禮地神也○陳云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以禮地神○箴曰非也此所以安其體魄非所以禮地神也其義有五茲列于下

一曰未葬曰奠（如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朔月奠）既葬曰祭（如虞祭祔祭練祭禫祭）體魄降于地故錯地以奠之（名曰奠）魂氣升于上故舉肉以祭之（祭字从以手舉肉）奠也者所以安體魄（尸在家）祭也者所以饗魂氣也（既葬則迎精而反）此奠与祭之所以別而古聖人微文妙義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今窆事已畢主人既迎精而反矣體魄獨留孝思如疑慰安之奠不可無也（今俗謂之平土祭）卽此一奠爲奠禮之終過此以往無奠也（古葬後無朝夕奠）其奠墓左者象未殯時奠于尸東也鄭氏地神之說何據矣（互詳上畢）

九以下四條移錄原編（見畢九）

程子曰舊說謂祭后土則爲尸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

無祭后土之儀○張南軒曰周禮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抑精矣○今按二先生之說卓然嚴正而程子之說尤有經據祭法天子有大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若沛中之有枌榆社）此外山林川澤之神非人神之所得祭況可以祭后土乎程子之說可謂建天地而不悖也

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鄭云弗忍其無所歸○箴曰人死則神魂離於體魄然尸柩在室於人心若有所依附及其既封則窀穸永閟神魂飄蕩將無所不之也延陵季子語孝子之心是哀是懼皇皇汲汲不待成墳迎其精而速反于室入于祖廟冀其精靈以其氣類与祖相合既而退適殯宮祭以安之曰適爾皇祖某甫此虞祭之義也一曰離者謂死者神魂与體魄分離也弗忍離者謂以其神魂將合之於皇祖也故初虞之祝曰哀薦祫事者祫合也合于其祖也離字合字當三復玩味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分章當如此鄭以是日也以下別為一章大非

也

鄭云旣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孔云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稱蓋以疑之○箴曰大非也三虞卽卒哭非二祭也士虞記云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經文赫赫昭如日星而孔乃云士虞禮無文抑何故也假令三虞卒哭本爲二事亦當並稱爲成事而今云無文無乃循注而誣經乎卒哭之謂成事奚止檀弓雜記哉曾子問亦云卒哭成事主各反廟成事者本係卒哭之名而鄭乃稱蓋以疑之過矣並詳禮箋茲不贅

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

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鄭云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成事○箴曰大非也是日也接謂祔與卒哭連日行之此是日即卒哭之日也今鄭以卒哭之是日看作初虞之是日七藤八葛皆由此起○卒哭之禮既祭而餞尸士虞禮餞尸而不即祔則神無所歸故曰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上云弗忍一日離者謂死者神魂離於體魄而未及合祖也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者謂餞尸之後神無所歸也離字歸字各有所指而鄭只看不忍一日四字遂以卒哭之是日解作初

虞之是日乃於三虞之後每遇剛日輒設無名之祭（賈疏謂之他）多者八十餘祭少者五十餘祭此何禮也然而孔賈之徒有順無違或名之曰變禮（孔疏云）或名之曰它祭（賈疏云）而可為訓乎○士虞禮云他用剛日者謂初虞再虞皆用柔日而卒哭之祭別用剛日也（他別也）鄭欲以他字揑作祭名可乎且卒哭之謂成事者謂虞安之禮成於此祭也所謂他祭或至五十或至八十八十餘祭皆曰成事可乎○諸侯以七虞為卒哭大夫以五虞為卒哭既非卒哭則三虞亦用柔日（國君四五六虞皆用柔日）可也（孔疏荼雜並詳禮箋茲不贅）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云期而神之人情○箴曰虞事旣畢則死者之神旣已適于祖矣亦旣安于室矣雖不行祔祭定不至於飄蕩此孔子所以善殷也且周公之法雖行祔祭實未嘗以虞主納之於廟中見禮箋必待大祥之日始行遷廟之禮見禮箋殷人之法練祭之明日直以練主納于廟中而仍行祔祭此又孔子所以善殷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

鄭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孔云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

故云已襲則上巫去桃茢鄭注士喪禮引檀弓云天子禮也諸侯則使祝代巫下天子也

○箴曰非也凡君弔其臣無論天子諸侯又無論已襲未襲已斂未斂已殯未殯其禮皆同攷之此經及喪大記士喪禮諸文無不相合乃鄭杜生差紛七藤八葛不可摽理不亦異哉巫止廟門則廟門之外既用巫矣彼見喪大記士喪禮偶無桃茢之文遂謂既襲則去之大惑也

左傳楚人使魯襄公親襚公患之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襄二十九年孔氏以此爲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此又大惑也楚方困公雖用諸侯弔其臣之禮猶懼得罪況敢用天子之禮乎惡人之無禮自僭天子之禮天下無此妄

也且楚王則旣殯矣若(如)鄭說是天子之所不爲而襄公爲之也孔氏於此庶悟鄭說之謬而猶且曲護不己惑乎

鄭云茢萑苕可埽不祥○箴曰爾雅云茢勃茢注疏云一名石芸一名蟞烈一名顧喙而鄭注如此未可知也左傳杜氏註謂之黍穰(可作帚)亦未可知也○周禮戎右之職王盟則贊牛耳桃茢鄭註云茢苕帚(亦云埽不祥)王藻云膳於君有葷桃茢(鄭亦云苕帚)鄭又於掌染之注以豕首紫茢爲染艸此鄭以陵苕爲紫茢也故鄭於詩箋云陵苕之華紫赤(陸璣亦言其華紫色)邢昺云陵苕紫華似今紫艸可以染皁○今案茢者勃茢也鄭說不可信(又案爾雅豕首者茢蘵一名蝦蟇藍)

喪有死之道焉

鄭云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箴曰此怪談也○此節未承巫祝桃茢之下文理接續鄭別爲一章又大非也陳澔本合爲一章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

孔云朝廟之禮每廟皆朝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箴曰行而朝於祖虞而祔於祖其義一也人之旣死以其昭穆相与祔合此聖人之精義也故朝廟之禮主於祖自曾高以上無朝法也至若祖禰之禮亦人情也禰者父母也

既入其廟安得無朝故於適祖之路先入禰廟既設奠遂
即適祖無留宿禰廟之法今攷既夕之文其儀節了然乃
鄭忽以朝禰朝祖分爲兩日而孔賈從而和之乃謂天子
七日畢朝七廟故諸侯五日畢朝五廟故審如是也謂之朝廟
可也何必謂之祖廟乎鄭說一闖則虞而適祖祔而合祖
昭必從昭穆必從穆之一大義理遂至晦昧而不明矣○
今案孔說必至遠祖之廟而後設遣奠而遂行若然周之
王必至后稷之廟而後乃行魯之侯必至周公之廟而後
乃行也經則曰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疏則曰至於遠祖之
廟而後行不亦矯注而畔經乎敖繼公云朝禰朝祖同在

一日詳禮箋

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孔云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歿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陳云殷人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箴曰非也士喪禮成於孔子之手見雜記孔子殷人也見檀弓故孔子之於喪禮本多參用殷禮見家語士喪禮之朝廟一宿即殷人殯廟之古禮也鄭孔諸君每以士喪禮認之為純用周禮故於此經不通○殷人之禮今之既夕禮是也周人之禮朝廟訖即行遣奠

不經一宿故曰朝而遂葬也

左傳云不薨于寢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僖八年服虔云寢謂小寢廟謂殯宮服以適寢為殯宮鄭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鄭以一宿為殯廟杜預云不以殯朝廟襄四年定姒薨不殯于廟○杜云殯不過廟○案孔子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殷人之殯亦在寢宮而不在祖廟可知也左傳之云不殯于廟者謂不行朝廟一宿之禮也三儒異釋而鄭說最正○毛奇齡直據左傳之文謂周人本自殯廟謂大斂之日即殯于廟詆旣夕檀弓為僞書此又大悖也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鄭云芻靈束茅爲人馬○孔云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
葬埋之○箴曰芻靈者草人也鄭並言人馬馬可謂之靈
乎後漢書光武紀云帝王之葬皆用茅馬則芻馬容亦有
之但芻靈非馬○至於校人之文緣鄭誤解遂執三禮遣
車之文都作小樣之塗車大謬也及葬埋之者埋其飾也
凡樊纓貝勒之類及葬埋之耳車馬可埋哉遣車者遣奠
包牲之車也自家至壙凡載輸之物皆用此車此實用之
車也實用之車可用塗塑哉車既實車馬亦眞馬眞馬可
埋哉及葬埋之者埋其飾也
孔云周初即用偶人故冢人職言鸞車象人康成云象人即偶人也爲

俑者不仁○箴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公之書而始
作俑人則周公不仁也孔子斥周公爲不仁則孔子不知
也疏家寧使周公爲不仁孔子爲不知終不敢違鄭玄一
毫門鼓不鳴乎○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周禮注康成棄
此正解徒執象人二字便以校人之文爲俑人不亦拘乎
所象有淺深耳芻人非象人乎象則象之亦不至俑人
之酷肖也故孔子善此而斥彼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

鄭云仕焉而已者○喪服鄭注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
廢疾而致仕者○箴曰非也老疾致仕者猶在本國猶在

本國而謂其君曰舊君天下有是禮乎老我老也疾我疾也吾君之禮貌未嘗衰也吾君之恩例未嘗絕也謂其君曰舊君而只持三月之服可乎今正之曰老疾致仕者亦斬衰三年不在舊君中論○仕焉而已者謂其進也不以道干君其退也亦不以道去君唯以祿仕爲心趨走以爲恭者也若是者旣去其國無恩無怨追念前日祿仕之事爲之齊衰三月可也○若大夫之以道去君者正是三諫不聽望望然去者也恩禮旣衰道義旣暌實無反服之義而特以其嘗爲大夫也故不忍無服亦爲之齊衰三月也（若祿仕而已者去君如此則不當服三月）今考喪服經傳之文其所謂仕焉而

己者与所謂以道去君者其分界了然而鄭説一往囫圇姑不詳辯

鄭云放逐之臣不服舊君○箴曰穆公問反服之禮子思答反服之禮問答皆反服之禮而鄭於穆公之問注之曰仕焉而已者於子思之答注之曰放逐之臣何如哉

洌水 丁鏞 述

檀弓箴誤 五

衛司徒敬子死

鄭云皆以朋友之禮往○箴曰出經者弔服之經也若朋友則麻矣且古人最惜朋友之名旣相知相問而不名朋友又執贄相見而不名朋友見雜記必也志同道合而後方有朋友之名子游子夏未聞朋友於敬子也

孔氏曰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此言最確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

鄭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孔云士喪禮無遣車
諸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
車○箴曰非也士遣車三乘也有子之言止於大夫之五乘
者以晏子之爲大夫故明大夫之禮而遂止其說非士之
無車也大夫五乘則士之三乘不言可知據既夕禮有乘
車道車藁車正是三乘之車而其苞牲之數亦包三个其
數之亞於大夫若是明白而特緣鄭玄堅執校人之文欲
以遣車爲殉葬之塗車故春秋三禮之凡言遣車者悉指
爲塗車破碎聖經須洞王典而三代儀文千載不復明
矣○

少儀云諸侯貳車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周禮云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大行人○典命云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車旗衣服各視其命之數○左傳云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襄二十五年○又云邾莊公之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定三年○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見上文○今攷諸文雖其數目參差要之等級截嚴其指服乘之車審矣又其遣車之數唯視生時貳車之多少而三命五命於遣車無与也鄭亦云不以命數少儀唯下大夫三乘而既夕禮士亦三乘者各國之法不同故記者隨異也○總之遣車者眞車也

本非塗車亦非所以殉葬也

孔云太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爲五包○箴曰非也七个則七乘五个則五乘驟看經文似若一个一乘其實不然雖大牢七鼎或九鼎其所取之牲只是牛羊豕三者而已鮮獸魚腊之等皆不取假令侯伯七乘則牛取七个羊取七个豕取七个包作三苞分載三車其餘四車則不載苞牲只載衣服明器等大夫五乘者亦然三苞載三車則餘車二乘據旣夕禮遣奠雖用少牢只取羊豕二骨包作二苞不取魚腊等斯可驗也

孔云天子遣奠用馬牲本鄭說○箴曰天子遣奠當用大牢

九鼎陪鼎亦三則十二鼎也（公食太夫文）十二鼎之實無物不具而終無用馬之文鄭說奇矣

曲禮之云三賜不及車馬者此是爲人子之禮（王公之太子世子不以車馬賜人）坊記云饋獻不及車馬亦此禮也今孔忽引之爲諸侯之士未有車馬之證不亦武乎○餘見禮箋姑不詳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

鄭云夾羨道爲位（隱義云羨車道也）○箴曰古葬皆以羨道唯庶人縣封葬（王制文）鄭於此經亦言羨道而乃於碑繂之解輒云縣棺而下之不亦異哉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

鄭云陳之將以斂○箴曰非也士喪禮疾病徹褻衣加新衣
疾病者己絕命未發喪之時也見禮箋此云陳褻衣者亦始
死之初褻衣狼籍而未及徹去故敬姜命徹之也季姜子
富室也其母之喪稅衣襢衣何物不具而必以褻衣斂之
哉鄭之不曉事如此

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

孔云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
与心違故所以怒生○箴曰非也
劉敞曰人舞宜樂不宜更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
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

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陳澔集說以此爲孫氏之說

始死脯醢之奠既葬而食之

鄭云食反虞之祭○箴曰士喪禮朔月奠有黍稷有黍稷則食禮也然亦必具三飯侑食之法而後方可謂之食禮若朔月之奠直以黍稷兩敦錯地而已不足謂之饋食故經云既葬而食之也鄭注不明

吳侵陳斬祀殺厲

毛甡云吳有太宰嚭未有同官同名而同與夫差相周旋

如此巧值者况太宰周官名陳有虞氏後焉得有此○箴曰吴之使陳乃魯哀公時事也事在春秋之末傳聞安得有誤魯有叔孫得臣齊有東宫得臣一齊之内而管敬仲高敬仲陳敬仲項背相望何必太宰嚭無兩人哉○且太宰者冢宰也殷之時己有冢宰見論語未必殷人豫立周官陳哀公之弟曰司徒招見昭八年傳未必陳人曲避周官曲禮有太宰大宗之等舊說以爲殷制○孔氏曰与吴太宰嚭名号同而人異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

鄭云桀以乙卯亾○孔云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亾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昆吾与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箴曰據殷本紀湯先伐昆吾遂伐桀不應其亡同在一日也世本以昆吾爲衛氏鄭箋以昆吾爲己姓（己音紀）其於夏桀爲異姓諸侯可知何必同日而亡且稔者穀熟也單用稔字未必爲稔惡（杜注云惡積熟侈）且雖稔惡未必爲亡日

鄭司農云五行子卯自刑（春秋注）○翼奉云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又云夏殷雖以亡湯武以興）○箴曰此邪說也禮子卯則稷食菜羹（玉藻文）非甲乙丙子卯者必皆茹素則天子之食肉難矣

且所謂五行之相刑者不特子卯而已
杜預云昆吾以乙卯日与桀同誅○賈逵云桀以乙卯日
死○何休云子卯日先王省吉事不忍舉○後周武帝詔
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
文室依是日省事停樂爲君之難殷鑒斯在○崔琰諫魏
世子田獵曰子卯不樂○箴曰竊詳古禮不唯子卯不樂
抑亦子卯不哭（吉凶事皆廢）故既夕禮曰朝夕哭不辟子卯（辟音
避）他哭皆辟子卯故曰朝夕哭不辟也吉凶之皆忌子卯
明甚○
左傳屠蒯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

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今詳此文疾日者謂疾病之日也故以體虧疾痛之事喻之疾字痛字兩相照杜預以疾日爲嫌惡之日杜訓疾爲惡非屠蒯之本意也總之桀紂亡日人君無茹素之義稷食菜羹者恐食肉致疾學人無舍葉之理○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者猶言斯其爲疾病也大矣也股肱折爲病若謂之桀紂亡日則此一句不成說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

毛甡云考春秋傳靈公避齊盜之難其驅車過齊氏時華寅与公子南楚以身蔽靈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即荊字則以死衛衛君者華寅公子南楚也即論語之公子荊謚

貞子者北宮喜也並未有公孫拔從亡以死衛君且得謚貞子者（左昭二十年）○箴曰案左傳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即公叔文子）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襄公之末年也（襄二十九年）至定公六年公叔發猶不死衛侯使彌子瑕追季孟（怒其入南門）公叔發老矣輦而如公諫其非禮（見左傳）則齊豹之亂公叔發無安然在家之理夫以公室之至親兼爲當世之君子國亂君亡豈有不以死捍難者策書之闕正賴禮家之記而毛甡悖妄敢作矯強之說欲以誣毀經傳大罪也

經云其子戍請謚則文子之子其名戍也左傳定十三年

史鰌謂公叔文子曰戌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公叔戌將去夫人之黨明年奔魯与子產所稱公叔發（襄九年）上下照應安得以公子荊爲文子乎

石駘仲卒無適子

何休云立適以長其雙生者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見孔疏）〇箴曰世俗或以爲孿子之先出者爲弟後出者爲兄其說蓋本於此然何休右媵左媵之說皆是意推其實自古以來無行之者

方慤云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

枣固不可以佩玉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

孔云啜菽以菽爲粥○吳澄云非也澄嘗食於北方至貧之家不唯無飯亦無粥但以豆煑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粒煑湯一盂攪起啜之而以療饑始悟古之所謂啜食者蓋如此

衛有太史曰柳莊

鄭云凡遂以斂○箴曰凡字之內若包君襚則小斂不得用君襚士喪禮凡字之意專指庶襚則大斂得用君襚士喪禮以此以役其說非也孔氏明知鄭說之有病猶爲之分疏

何其勞矣

孔氏曰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案左傳魯襄公与公冶冕服公冶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襄二十九年雜記子羔之襲有玄冕一子羔衞大夫大夫之以冕服斂審矣

陳乾昔寢疾

孔云昔者謂久嬰疾病○箴曰非也乾昔其名也或曰昔音鵲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呂氏云萬舞二舞之總名○箴曰萬舞之爲干舞於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事及公羊傳見注疏皆有明文鄭玄不可非也

詳見余詩經講義茲不贅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

鄭云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下棺於椁○箴曰非也公輸般之巧天下皆聞以魯國而授匠師之職者豈有舍此絕巧之般而若授此幼小之若哉鄭以公輸若爲匠師且下棺於椁謂之封讀作窆封之謂斂三禮無此文也○據士喪禮小斂之事商祝爲之雖夫人之喪旣襲旣掩之後襲時設掩面其施衾結絞之事外人當爲之女御不能爲故旣夕記曰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時謂襲至小斂大斂之時無用內御之文二斂之不嫌外人於此可驗公輸若當是季康子之家臣故使

之小斂也〇小斂之時而預論窆事何也棺之大小係於小斂之麤細窆之機封亦必有關於棺制欲以機封則於棺宜有扃鐍函戌之等故公輸般方歎匠事而預論機封之變於掌斂事之人也上下文義了然無疑而鄭玄枉生疑惑小字斂字分作二句破碎奇僻全不成理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鄭云視僭也謂公室僭天子三家僭諸侯〇孔云視比擬之辭也王制云三公視公侯大夫視子男〇箴曰鄭義大非也魯雖好僭此經非有僭也豐碑非天子之物桓楹非諸侯之物豐碑者廟前麗牲之石豈必天子而後有豐碑乎古者學舍亦有碑

桓楹者路傍亭郵之表豈必諸侯而後有桓楹乎孔疏亦云然
且唯天子之葬無所用於豐碑也天子葬以隧見左傳隧葬
之法柩至延道擴柩而納之方中溫公云則碑繂無所用故
器大記碑繂之數只論君大夫以下皆二碑周禮六官之職
凡大喪諸具無不詳著而豐碑二字不可見葬用豐碑者
鄭玄之天子也且視非僭也王制云五嶽視三公未必五
嶽之神自僭三公之禮也孔氏明知鄭說之謬而猶不敢
明言其非回護而曲成之其心不公矣○其制並詳禮箋
玆不贅

般爾以人之毋嘗巧

鄭云以己字謂豈不得己毋無也○箴曰非也以己雖通字分
作二句全不成理況毋字從女有兩乳安得訓無說文毋字从女
有人从中欲干犯故禁約之○与毋字不同
陳澔一說云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作一句其下釋義亦明
白○此是正義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

孔云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箴曰此
數句當刪○役煩賦重即所謂君子不能謀也禺人之意
若曰君子既不能謀謂役煩賦重戰士又不能死則於義不可
也左傳哀十一年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

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役煩
賦重所以致謝於負杖入保者也負杖入保者全無鬭志
故禺人發憤而爲此言

工尹商陽与陳棄疾追吳師

鄭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与御者
皆士也○孔云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箴曰
非也朝者朝見也卽公禮燕者燕見也卽私禮若聘禮之有私
覿也士位卑賤朝見之時不能与大夫同坐立於下燕見之
時不能与大夫同与卑者無私覿我何必盡力以殺敵哉殺三
人亦足矣○若於燕飲之禮士未嘗不參據燕禮士旣得

獻者立於東階下孔疏亦引此雖不升堂未嘗未與燕也注疏
不謬乎且御者非士

襄公朝于荆

毛甡云楚康王卒在襄廿八年冬斯時襄公未至楚方謀
還而不果者至是請襚在廿九年春則康王已在殯矣故
左傳曰請襚曰祓殯襚不是襲殯不是柩蓋國君三日而
斂五日而殯沐浴含襲皆在斂前贈襚賻賵可在殯後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則僖公之薨已及十年不必眞以衣尸者雜記亦云致襚之禮委衣于殯東則殯後得致襚可知若襲與柩則
安得有踰月不斂踰月不欑之理○箴曰據左傳襄公及
漢聞楚王卒公欲反榮成伯諫之公遂行十二月則公之至

楚正在楚王未斂之前涉漢便入楚不過一月故越明年春書之曰
正月公在楚經傳同在楚者明前年己至也奇齡欲詆檀弓
爲僞書舞美經傳改易年月欲以欺天下之耳目抑何腸
也○公至之日適當楚王陳襲事之時及漢聞喪而來其時刻宜然楚
人請襲魯人不從乃請親襚相持不決至於大斂始乃拂
匱而行之左傳之未備者正賴記文之參驗而奇齡反詆
之妄矣○此經始云請襲終云拂柩夫襲則無柩柩則非
襲楚人之始請襲而終請襚不亦明甚乎○又按奇齡之
云殯不是柩者尤是昧禮之言也古者大斂之濤先以棺
納於肂坎次以尸納於棺中若王公之禮必先以棺載於

輴車而後乃以尸納於棺中也非柩不殯非殯不柩今奇齡欲以柩殯分爲二事尚可以言禮哉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進弔書

鄭云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孔云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己故不敢入也在路不相畏者但爲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防備之事不復在己故難之○箴曰陋甚矣禮曰父母之仇不共天昆弟之仇不共國見上文懿伯惠伯旣是猶父猶子之親則敬叔者我之血讐也豈有血讎兩人爲使爲介聯翩出疆之理夫奉使同行者凡有患害義相扶救乃孔氏之法在路戒嚴如防大敵如此而何以斡當公

事陋甚矣此事須看左傳文方益明白

左傳昭三年五月叔弓即敬伯如滕葬成公公子服椒即惠伯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即敬叔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云椒爲之辟仇○按遇者適會也夫敬叔殺懿伯昔年事也非即至滕郊而適會也何以謂之遇也且敬叔畏惠伯恐報仇惠伯非畏敬叔也無更殺之理則惠伯雖先入館安知不伏甲兵以殺之而遽從入哉此天下之奇談也且考春秋三傳及諸子百家之書敬叔之殺懿伯彝文矣唯鄭是信而勒成殺人之案嗟乎寃哉敬叔也

忌者忌日也懿伯之死日也敬叔爲惠伯停行欲使惠伯申其私情叔父之忌日惠伯不以私忌滯公事蓋云苟利於公無所顧私也遇字爲字當詳味之○陳澔集說載劉氏之説語亦如此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

鄭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孔云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襄二十一年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周禮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天子士空在朝与諸侯大夫同○箴曰朝者考工記所云面朝後市之朝也即百官府之所在也朱子云則所謂甸師氏亦未嘗非朝甸師之官府要之仕於朝者刑于朝庶人刑于

市孔氏之分天子諸侯非矣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

鄭云恃寵虐民非也○箴曰非也子臯之說深識治體鄭以爲虐民何哉此經之解陳澔爲正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

鄭云君有饋有饋於君○孔云奉餉君上曰獻出使他國所稱与得祿者同○箴曰非也饋者君賜以物也使者君使人存問也待之以賓師不以臣禮故曰獻曰寡也此經之解方氏得之見陳澔集說蘇軾賀劉發時云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饋焉曰獻稱寡君豈非公卿相爾汝

顧亭林曰曰獻曰寡示不純臣之道也注說非葢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

孔云大斂之奠有席而已至虞祭有几若天子諸侯則葵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殯奠時○箴曰尸柩在宮則不可全以神事之故有席而無几雖天子諸侯之喪虞祭之前豈有几筵乎況此節与卒哭而諱連爲一章而下文曰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曾見士大夫之家有

宰夫之職乎則虞而立尸有几筵正是自天子達於士之禮也鄭之周禮注不能無錯誤孔乃奉之如六經何哉○且所謂有几筵謂祭時之有也非謂殯宮之內恒設几筵也其文例与大斂而有席相同皆事畢則去之非仍設也今人皆以殯宮呼作几筵誤矣

孔云未葬之前殯宮不立几筵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杜預云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顏氏家訓云靈筵勿設枕几○賈公彥云若天子諸侯始死則几筵具亦引周禮注○唐盧履冰上疏云下房几筵亦立再周○開元禮大斂奠陳設條云有簟席素几四品以下同既殯設靈

座于下室施几案屛幢服飾皆如平生溫公書儀亦云既殯設靈座于下室

○朱子家禮既大斂設靈牀于柩東牀帳薦席屛枕衣被之屬皆如平生時

○箴曰既夕記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鄭云於下室設之孔所云吉几筵開元禮所云設靈座家禮所云設靈牀其本皆出於既夕記之文也然几筵者祭時依神之具也其下室燕養之中容有几筵而名之曰几筵則不可也几筵者祭具也

周禮司几筵凡祀先王設莞筵王几凡喪事設葦席素几

○特牲禮曰祝筵几于室中○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

○祭統曰肆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詩亦云肆筵設几○昏義曰主

人筵几於廟○上文曰既反哭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大戴禮曰諸侯遷廟篇至于新廟奉衣服者升堂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荀子曰几筵饋薦如或饗之○命案士虞禮卒哭餞尸之法尸出則執几執席者從之尸既出門又設几席於門右鄭云素几葦席也以此觀之則虞之有几筵唯尸是供而不是死者之几席也与少牢特牲之設其筵几旋即徹去者其禮正同而後世每云虞祭以來恆立几筵可乎

朱子答陸子壽書云據禮至虞而後有几筵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案家禮靈牀

之設在大斂之日此孔氏所謂吉几筵也今以虞祭之几筵混而言之此未及照檢處○或曰虞祭之用素几葦席何也曰尸非神也尸乃死者之親屬當爲期功之親者也其服雖玄尸服卒者之上服其心哀素尸之所坐故雖於天子之虞亦必素几而葦席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鄭云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鄭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旣虞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孔云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爲虞則不

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箴曰此章本論諱法生曰名
死曰諱故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也鄭君公然引之爲朝
夕上食之禮不亦武乎○下室之饋未必爲朝夕上食詳見
余禮箋然其饋羞之餕又未必旣葬而除之也何者下室之
餕本与尸柩無涉尸柩雖窆燕養几杖之屬必不除矣謝慈
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皆如平生經文所著只是上朝夕哭苟有下室之
饋則豈必並除於葬後乎喪大記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旣
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旣練之後猶有朔日之
哭則未練之前豈無恒日之饋乎鄭玄欲執此經以廢葬後
之燕養不可曉也

孔子過泰山側

孔云苛亦作苛○箴曰苛小艸也著人肌膚令發瘙癢之疾所謂疴癢是也

枣不慮居爲無廟也

鄭云謂賣舍宅以奉枣○吴澄云慮居謂謀欲賣其所居以給枣費也賣其居則無廟以奉祖考之神靈矣○劉氏云枣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箴曰非也　枣謂失位去國也失位去國者不能奉其先人之廟若孔悝之反祏西圃是也見左傳故祭器不踰竟曲禮文以無廟也君子之義宗

廟爲先君室次之曲禮文去國無廟者豈可先謀其居室乎

〇上文云喪欲速貧喪亦不可久喪人無以爲寶皆失位去國之謂也

喪禮外編卷之六

洌水 丁鏞 述

檀弓箴誤 六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

孔云鄭註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喪亦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左袒者達死生之情不須哀戚故從吉禮也○箴曰孔氏之意疑喪事右袒故以季子之左袒爲從吉禮也然士喪禮飯含條曰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賈云袒左袖扱于右腋之下帶之內曷謂喪禮不云左右哉今季子左袒正亦喪禮而謂之

從吉可乎

王安石云先王之制爲長子三年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也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稱其合於禮所以識其哀不足○方慤云號之上於三哀不足矣○吳澄云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爲一句謂繞其封而行且哭也三是繞帀之數非號哭之聲數也王氏誤分一句作二句讀惡得議其哀之不足哉○箴曰荆公心躁曾注疏之不讀矣孔疏曰右繞其封兼且號哭而繞墳三帀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今夫繞墳而行行且哭哭且言至於三帀而後已則其哀傷惻怛無以加之矣反譏之哉

孔云魂氣上適天或旁適四方不可复反再言之者愍傷
離訣之意○箴曰非也此季子迎精而反也魂氣無不之
者言當隨父而還吳也

邾婁考公之喪

鄭云考或爲定○顧亭林曰邾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
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
章禹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
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鄭云弔且含○箴曰非也來弔爲一句含字當屬下句讀

雜記曰諸侯使人弔其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孔云弔鄰國
弔者諸事之總名也含者首舉之一事也方其含禮之時
曰寡君云云也
鄭云含不使賤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箴曰注疏之
胡亂荒雜全不成理莫此章若也今不能一一爭辯唯將
本經全釋之如左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

邾婁曹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邾儀父始見春秋孔云邾人
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謂之邾婁考公當作定公說見前名玃且事見
文公十四年徐嬴姓柏翳之後也歷夏殷周其世不絕見韓碑

其地在禹貢徐州之內（今泗州）北接邾婁（兗州地）東北接魯（阻淮泗）東南接吳（阻江水）西連宋楚（並見春秋指掌圖）殷周之際不服中國謂之徐戎魯公伯禽之時徐戎與淮夷作亂（見史記）伯禽誓師往征（見費誓）至周穆王時徐偃王僭稱王諸侯多歸之穆王與楚連謀伐徐偃王走死彭城（見韓碑）趙世家云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譙周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其後有駒王征討四方至于河西（見此經）其後吳季札自吳聘魯北過徐徐君好劍有解劍之事（見史吳世家）徐君之墓在泗州徐城縣（見括地志）其後徐君章禹為吳王闔廬所滅章禹奔楚而國遂亡（見昭三十年）

斯其大畧也容居魯公族之裔孫仕於徐者也或其先世已從也

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

古者鄰國相弔雖在旣殯之後必具含襚賵臨四者之禮見雜記使者坐含鄰國相弔之本禮也雜記文見下若天子之於諸侯雖亦遣使致含使者無坐含之法其辭曰進侯王而已侯者對天子而立名也故周王使榮叔歸含文五年直云歸含則使者之不親含可知也○今容居之言始則曰寡君使容居坐含此諸侯相弔之禮也繼之曰進侯王此天子弔諸侯之禮也上下矛盾不成體段故邾人拒

之也徐人之僭唯在進侯王三字尤在侯一字不在於坐含而鄭玄反以坐含爲僭欲用天子歸含之例注云大夫歸含耳知禮者如是乎且容居稱寡君矣純用天子之禮者其稱寡君乎一篇精神都在於上下矛盾而鄭玄純以爲僭何以解經

雜記諸侯使人弔節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今案此文使者之坐含明矣坐含者正是諸侯相弔之恒禮而鄭玄反以是爲僭其讀雜記乎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
之有也
有司卿婁之擯者也易簡也侮也侮易之于大也訏也亦大
也詩云川澤訏訏易者敬禮有降也于者儀文尊大也今容居
之言始用鄰國相弔之辭又用天子弔侯之語此其所
云易于雜也○鄭云容居以臣欲行君禮鄭以是為則易于雜
容居之請坐含本係使者之職分又何謂之易于雜也
其不分曉如此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
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

不敢忘其君故依其僭王之禮而有進侯王之語不敢忘其祖故思其攘戎之義而有請坐舍之語也當駒王西討之日諸侯執玉帛以相見則爲徐王之臣者不敢廢其先君之功而僭禮不可盡除也在伯禽東征之日天子賜斧鉞以專征則爲魯公之孫者不敢廢其先祖之義而侯度有所恪守也原初致舍之辭半是僭禮半是恆禮故首尾問答皆是此意○今鄭孔之說即以駒王爲容居之先君又以駒王爲容居之先祖則須洞喝矣全沒意味且以魯人解作魯鈍之人此天下之奇談

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

鄭云嫁母也姓庶氏○箴曰庶氏猶言庶姓鄭義非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孔云服服杖也是喪服數故呼杖爲服○箴曰非也並見喪儀匡

虞人致百祀之木

陳澔云百祀之木悉斬而致之無乃太多乎○吳澄云設此辭以令人非果廢之例之也○箴曰今詳經文唯可以棺槨者擇而斬之非必就百而斬百也且神祀之木愚民

之所大畏也苟不嚴令而峻法民將胥動邪說莫敢翦伐法之如是不亦宜乎○或曰人之犯法神何罪焉廢其祀可乎曰民之興妖必藉神姦天子百神之主也於其惡也鼓奸以惑衆廢其祀不亦宜乎據孟子社稷亦有變置之法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

鄭云微猶無也上其狂狷之辭○陳云微与猶言細故末節○箴曰陳說差勝然嗟來非細故唯不可以此而死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

鄭云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云父之弑祖子得殺父乎父子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衞輒拒父公羊

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以公羊爲公義左氏爲私恩○

箴曰經文之意不過曰人得而誅之也父之弑祖此豈人子所可議到者邪鄭注本當活看○至若衞輒之事公羊之義本自悖謬不可与左氏對論

晉獻文子成室

鄭云晉君獻之謂賀也○陳云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

箴曰鄭之必以爲晉君賀之者以下文有北面再拜稽首一語也然發之爲禮必是禱福之事旣禱主人必再拜稽首如祭禮尸以嘏辭降福主人必再拜稽首也見特牲少牢

仲尼之畜狗死

鄭云封當爲窆○箴曰非也於狗下窆字不得鄭遇封字悉改爲窆未必盡然○敝帷裹馬事見左傳（昭二十九年）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与子貢弔焉

鄭云脩容更莊飾○孔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劉氏云闔人辭退可也何必以威儀悚動之○陳祥道云容之所施足以動之○箴曰大夢也此經之解在王藻（文見下）鄭君親注三禮曾不知此章之解在王藻讀書之難如此餘子何識焉

王藻曰襲裘不入公門（謂掩其裼衣）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案此即曾子子貢之

所覺悟也所謂脩容者裼裘之謂也始二子依乎人之恆
禮襲裘而至季孫之門閽人曰吾君在內是亦公門也不可
曰季孫之門法曰襲裘不入公門焉得入其辭嚴二子犂然覺之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唯知乎禮之容襲裘而至於君在則裼
吾忘之矣於是入其養馬之室裼其裘而露其美此之謂
脩容也及門閽人欣然曰公等既裼裘矣吾已望其來而
告之矣入門及階魯之君臣見其來而動容曰彼固仲尼
之徒也乎於人爲君在而裼裘不知禮而知是乎彼既知
禮之君子也可不敬乎於是或辟位焉或降位焉於是君
子聞其事而嘆之曰君在則裼盡飾之道也此道之行猶矯

固之斯道言自前世而已然其所由來遠矣○鄭玄之云叟莊
飾何謂也將佩王而衣錦耶
陽門之介夫死
孔云雖非晉之強天下叟有強於晉者不能當宋○陳云
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推此意則天下莫能當○箴曰晉
而已者猶言晉一國也以晉一國固不能當宋晉則姑舍
天下諸國無可以當宋者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鄭云麻猶經也○孔云經不入者謂葛經天子諸侯葛經
帶而葬君經用葛士大夫經用麻又云既虞服葛喪服注此云麻不入者

徛亂迫戚不服受服○箴曰非也麻謂衰麻也既葬要首經不入庫門而衰麻者猶能入門至於七虞之後士大夫又不得以麻衰入門此經麻之所以分言也○自天子達於士卒哭則葛經也雖非魯莊公之喪既卒哭則無麻無麻經鄭玄之言其無誤乎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

孔云未可以己言不須爲治槨○劉氏云無禮當絶交故問曰子未可以絶乎○箴曰劉說差勝餘見詩經講義補遺之末

趙文子与叔譽觀乎九原

鄭云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箴曰此奇談

也其中謂中心也中心謙讓故見於外貌者如不勝衣

叔仲皮學子柳

鄭云子柳仲皮之子也學教繆經士妻爲舅姑之服又以魯人爲魯鈍之人

○箴曰註疏之奇詭胡亂莫此章若也今不能一一條辯茲取本經全釋之如左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也左傳有叔仲帶叔仲小子柳魯之名士也聘布事見前妻叔仲皮之妻也三家婦人多自宋齊而來異姓故叔仲皮之妻特是本國之人故謂之魯人也魯人也故知斬衰之服不可輕細妻爲夫斬衰衣生麻之衰鄭云衣當

爲齋本是白擬戴兩繆之經兩服麻○其云衣衰者婦人之衰有衣而無裳見喪服故謂之衣衰鄭云壞字大非也言如法服斬衰也○鄭以魯人爲魯鈍之人又奇談也

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經

衍舊說以爲皮之弟理或然衍習見當時婦女之服皆繐衰而環經愍其嫂之違俗往告子柳也仲皮嘗受學於子柳故欲以藉子柳之命禁其嫂之麤儉也○喪服注云繐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而升數少者也今南陽有鄧繐漢時猶有繐本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七月之服也環經一股之經本弔服也

曰昔者吾喪（句）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

子柳答之曰昔者吾家之喪（子柳之父喪）吾之姑姊妹皆繐衰而環絰（婦人好從俗）吾莫之禁也○姑室齊衰（婦人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服期年）姊妹室斬衰（女子在室為父斬）其服皆至重而婦人之性尤好從俗故不能禁也其謂之不能禁者明法所當禁而情有未斷也○今據鄭說主客互換問答顛錯都不成理覽者詳之

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得子柳之言喜其有憑歸而使其稄改服也其妻叔仲皮之妻也謂之其妻者蒙上文也○鄭君之七藤八葛

都坐此其妻二字此其曲處亦其陋處也此章大旨本論妻爲夫之服故終謂之退使其妻蒙上文若謂之退使其嫂則文理錯亂故謂之其妻也

陸農師云子柳乃叔仲皮之師其妻乃皮之妻妻爲其夫叔仲皮衣斬衰而繆經又云叔仲行告子柳請使其妻爲兄總衰而環經且言其妻嘗爲吾姊妹亦服總衰小功之服○然禮於夫之兄弟無服仲行之請非也○黃震云若如陸說則學字不必改○徐乾學云古無婦爲父兄弟之服當以舊說爲是○箴曰陸說上一半極正下一半甚謬讀書之難如此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

黃裳云子春心慕師道悔不能及於七日○箴曰曾子之七日不食出於自然之天性故不自知其爲過（以語子思見上篇）樂正子春勉而爲是故悔其矯情亦君子之言也黃說大非

歲旱穆公名縣子而問然

鄭云憂戚於旱若甚○箴曰非也縣子告其君以罪己之義也成湯身嬰白茅自爲犧牲亦此義也令民巷市者猶言我罪當死○魯僖公之時大旱（二十年夏）十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觀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

之○其云貶食者周禮所謂君不舉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

鄭云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孔云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朱子云二棺共椁蓋古者之椁乃合衆材爲之○嚴曰此乃祔祭之義非論合葬也士虞禮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鄭云欲其祔合兩告之）一尸而兩祭之所以合兩神而爲一也衛人則不然必如後世之祔祭故孔子曰離之也（後世之禮座既雙設爵亦各獻析祝辭而兩之面面就告）陳祥道云殷尊尊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離之而不親（衛故）

殷地也　周親親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合之而不尊孔子皆善之○箴曰陳氏知此經之非合葬之義其見誠卓然但昭穆祔廟之說又何其囫圇也是忽以小記所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之說曾子問亦云爲祖廟昭穆之序也其說儱侗卻與鄭玄稃中有物之奇談同歸一套且孔子善魯而已何嘗善衛哉離之與合如冰炭黑白孔子兩是之天下有如是孔子乎

總之祔祭之義晦盲於天地之間今二千年矣人死形神相離然尸柩在堂於生人之心若猶有依戀然者及其旣窆神形眞相離矣於是迎精而反虞而安之其辭曰哀薦

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虞祭祝）祫者合也適者會也哀其神之離形而使之投合於祖考之神霧其情絶悲也其義至微也然神理莫測故必三祭以合之（位尊者至五至七）三祭旣畢曰神旣合矣於是坐一尸宰一牲（雖三牲五鼎只祭一尸故今謂之一牲）讀一辭以祭兩神（辭上）見其義謂兩神今合爲一神也此所謂魯人之祔合之也此孔子所以善之也一自貿循以來旣設亡者之位又設祖考之位牲酒無不各獻祝辭亦皆異文（見通典）名雖祔祭而其實各祭也意者衛人之祔其法如是故孔子譏其離也

他篇箴誤 附

雜記 姑姊妹其夫死

顧炎武曰此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箴曰註說爲正顧亭林之說非也章內有妻之黨一語亭林之看作姑姊妹之夫之喪以此然苟如是也直云死而無主者妻之黨雖親弗主可也何必以姑姊妹發端乎況章末有夫之黨一語又何解之○朱子答門人之問曰古法既廢隣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親從宜而祀之別室可也雜記不許爲喪主而朱子並許爲祭主矣喪服姑姊妹適人無主者爲之期傳曰爲其無祭主也以茲推之古之人固嘗

祭之歟呂坤疑雜記拂情亂常然亭林之說竟是錯解

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鄭曰拜而后稽顙曰吉拜○箴曰一有稽顙便非吉拜未有稽顙而可謂之吉拜者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故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小記文唯云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此謂緦親之攝爲主者也非喪主安有卽位拜賓不拜賓安有稽顙安得以此而爲喪拜之通禮乎○若此章之云吉拜者正戒其不稽顙也此乃受問受賜之拜鄭注亦然非受弔之拜也據上篇爲妻稽顙然其贈也拜謂於贈賜則但拜而不稽

顙以妻喪之非三年也玆所謂以吉拜也鄭氏不曾參驗兩皆誤釋

雜記 為妻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曰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不得稽顙○箴曰父母已沒者為妻稽顙然唯弔有稽顙若於拜賜拜贈仍用吉拜以妻喪非三年也據下篇非為人喪問与賜与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者不稽顙也今鄭云母在不稽顙唯於拜贈得稽顙則拜贈重於拜弔乎母在不稽顙者謂伸杖也非有他意

雜記 子羔之襲稅衣一 下有四服 公襲卷衣一 下有八服

孔曰公貴故上服親身子羔賤故卑服親身○篋曰賤者亦未嘗以卑服親身也據士禮先襲爵弁椽衣次之其小斂也散衣在外祭服在內故曰美者在中蓋生者上服在外爲觀美也死者上服親身以斂藏也既無觀美所重在身至大斂則美者在外以去身既遠而寂外一服空從觀美也禮緣人情以合天理豈有貴賤之殊也子羔之襲先言稅衣者以曾子之譏在稅衣也非以所襲之次序也孔氏真曲解矣

雜記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

陳澔曰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斬衰居倚廬

齊衰居堊室○箴曰齊衰三年者母喪也如陳所云母喪亦不廬矣而可乎喪大記曰父母之喪居倚廬間傳亦云問喪三年問並有此文豈有母喪而不廬者禮記母喪之禮皆當於斬衰中求之其所云齊衰疏衰者悉皆期之喪也知此方可讀書

雜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孔曰疏謂小功緦麻彼既無主亦爲之主虞祔之祭熊氏云主喪者与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徐乾學云孔疏前既以疏者謂小功緦麻後復以疏者爲無服兄弟何其說之不一也小功主人之喪當爲之小祥一祭無服兄弟主人之喪當爲之虞祔可知也孔氏後說是也謂熊說○

箴曰徐說非也古經文例凡言兄弟者皆九族以內之親也同高祖八寸七寸無服者何嘗云兄弟乎經例大功以上謂之親者小功以下謂之疏者孔說是也熊說非也

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

鄭云大夫士皆先君之臣故嗣君出拜之大夫亦拜內子命婦○箴曰此篇自君之喪未小斂論君大夫士及君大夫士之妻各於其喪受弔之禮君於君喪大夫於親喪士亦於親喪也婦人倣此上一節論君大夫士爲賓出之例此一節論君大夫士迎賓之例或不迎次一節論君大夫士之妻爲女賓出之例至於此章論君大夫士拜賓之例及君大夫士之妻拜女賓之

例條貫皦然毫無可疑注家於前三節未有誤解忽於此章迷失道如此甚可異也觀其意都作君喪禮釋之藤糾葛纏全不成理

喪大記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鄭曰內子卿之妻也孔云內子若未為夫人所命則初死在下室○箴曰大夫者卿大夫之總名也世婦者卿大夫妻之總名也大記云大夫以玄頳世婦以襢衣不言卿与卿妻是包含在大夫中內子者卿妻之別稱也經云者大夫之妻既命皆得卒於適寢而若未命則雖卿妻亦死於下室命則稱卒不命則稱死字例森嚴既死而遷于寢者死者守分生

者致崇各盡其情也士卑其適處不嚴亦有不命之士故皆死于寢〇天官內宰注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玉藻注見下孔疏蓋本於此然凡卿大夫之得命皆受命於天子詳周禮典命唯其員外之卿大夫許國君自命見王制以此推之卿大夫之妻容亦國君自命之故玉藻曰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如今之淑夫人以上有職牒淑人以下無職牒經云內子未命者卿妻未及奠繭則未及得命此時而死則死於下室

喪服小記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

除喪

鄭云如此月練祭則次月祥祭○箴曰時之名有三子丑寅卯之謂時春夏秋冬之謂時行事所值之謂時外此無時也今注家云此月練祭次月祥祭此不同月耳於三時何与哉若但以所值爲時節今日練而明日祥亦可矣奚待次月哉蓋此云時者春夏秋冬之謂也上文曰九月七月之朞三時也五月之朞二時也三月之朞一時也此章正承此意誠以三年雖過旣已再祭則一祭之服理宜經時時者天道少變之期也故必以時爲準然纔涉三月便可備文（七月之朞亦稱三時其例可知）故古禮二祭之間皆間一月不間兩月期之朞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其

例也今擬三年而后葬者此月虞中月而練又中月而祥遂除無禫庶乎其合於經例也

喪服小記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

鄭曰祖不厭孫○箴曰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爲祖孫適庶等爾一厭一伸安在乎祖不厭孫也祖爲主則孫不拜賓祖不爲主則孫自拜賓所爭只在於主喪厭之謂何

喪服小記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鄭曰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

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皇氏云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箴曰必兼二義乃有再祭若主者非大功之親或死者無三年之親則皆無再祭之法蓋我既屬疏則彼雖再祭吾不主之也謂緦小功者彼既無親則自無再祭小祥大祥者三年者之再祭也我雖屬親無所爲主也雜記明云主兄弟之喪雖疎亦虞之疎者緦小功之謂也鄭於經文之外特云緦小功爲之練祭未必然也皇氏之說亦非也緦小功之所主者彼雖有三年者於其再祭我無往主之義○期年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古禮凡期年皆然若並無期年之親亦無練祥之祭今俗以初朞之祭通稱小祥以再朞之祭通稱大祥非也若是者雖欲爲主無所爲主也

服問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

鄭曰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

○箴曰非也齊衰猶言衰服蟜固之言士唯公門說齊衰是也曾子齊衰而哭子張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曾子問若是者皆衰服之謂也斬衰之名尚無別矣況可論杖不杖乎曲禮曰衰凶器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曰此皆凶服故不入公門既以凶服而不入則斬衰之衰与杖齊衰之衰其爲凶益甚矣何甚凶之不忌而唯微凶之不杖衰是拒乎一人之手注彼如彼注此如此眞糊塗矣孔子見齊衰者必作必變是杖齊衰乎是不杖齊衰乎禮

爲妻杖齊衰矣有纍然服衰而入公門曰我有妻之喪者乎期之喪卒哭而從政王藻曰襲裘不入公門以其爲弔服也襲裘尚不可入況斬衰乎此章蓋指執親之喪者也故繼之曰不奪喪奪喪者親喪之謂也曾子問直云不奪親○朝於君謂室老家臣朝於大夫君也

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鄭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箴曰王侯之妻非一昏義天子有三大夫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舜之爲都君也妻堯之二女一適而一次也此云夫人妻者明君所主

唯適妻而已如鄭云則大夫以下亦有太子乎陸農師陳
澔固已破鄭義爾〇君所主止此三人者以其尊也大夫所
以下所主奚止是哉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喪服大夫
爲貴妾有服則主妾矣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
即位下一則字明庶子之喪父本主之其或不主則孫以
杖即位也則主庶子矣小記曰婦之喪祔則舅主之鄭氏
云婦謂凡適婦庶婦則主庶婦矣安得与王侯比尊而止
主正適哉唯同宮則主庶異宮則有不主故小記曰庶子
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而服問止主三人金沙溪疑之

見備要特於君所主三字未及理會也君禮可通用哉亦由

鄭注亂經旨也

三年問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

孔曰父母本三年是問一期應除之義故答云至親以期

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巖曰此節原論期年之義非問

一期變除之義也至親者正指祖父母伯叔父母昆弟子

姪一應服期之親也非父母之謂也此節上論三年之義

下論九月以下之義若以至親爲父母則中間竟落期年

一層不齟齬乎○焉使倍之者倍于期也焉使弗及者不

及期也期之名不立則倍与弗及無所傳矣且於上文皆

論父母故特揷至親二字以別之於父母也若問之者尚問父母則至親二字爲剩語矣且唯父母可謂之至親乎

○斷者判決之意旣以期斷之矣又何加隆之有且其首章曰三年之喪哀痛未盡而服以是斷之夫旣以三年斷之矣又以期斷之乎疏家之必以此節爲練除之義者以下文疊有三年之問也然以期年看文益活意益好不必曲解